

夜幕降临之时，大唐不夜城灯火辉煌，仿唐建筑飞檐斗拱、层楼叠榭，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在璀璨彩灯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庄重而神秘。

“长安自古帝王都”，长安是古都西安最雅致的别称。它不仅是现实中的一座城，也是古诗中的一座城。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历史，每一个雨夜、每一缕斜阳、每一处衰草断墙，都让人联想到伟大的先贤大儒，联想到流传千古的名诗佳句。

孟郊及第吟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黄巢豪情赋诗：“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置身于大慈恩寺，就想起佛家玄奘大师，“生死大海，谁做舟楫？无明长夜，谁为灯炬？”置身于灞桥，就想起文艺青年柳永，“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

聚焦时间轴，穿越历史，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他们的印记，或对春雨情有独钟，或对冬雪趣味盎然，亦或是充满了壮志豪情、远大抱负。于是，西安的历史、文化和美景以诗词

在城市的空中楼阁里，终于有了一处栖居的空间，然而睡梦中浮现的总是故园。

常常想回家，却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回不了家。回不了家，回家的梦就不断。我独自站在城市的高处，向东北望去，茫茫的原野一处，那个被一条大沟分为沟南和沟北的地方，就是我的故园。

现代交通发达，故园其实不远，因此我便不能效岑参吟“故园东望路漫漫”的诗句，也不能故作“蝴蝶羽梦灵犀线，回头总觅故乡诗”的矫情。但故园还是故园，挥之不去、无法背叛、永远永远。

故园的山不出头，故园的水不浮舟，但故园的风清醇，故园的土浑厚，浪荡在外的人对故园的追寻，对血脉的深情，对故土的依恋，也是真诚而敏感的。不论走到何方，事业是干大



的形式流芳百世。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古城西安。或是秦始皇的兵马俑，或是汉唐的长安城，又或是明清的古城墙。这个位于中国西北的城市，历史上朝代更迭无数，古迹遗留遍地，共同赋予这座城市一个深刻的标签——磅礴。

实和浓重的古韵讲述着古往今来的故事。烟灰色的大雁塔、小雁塔，烟灰色的钟楼、鼓楼，烟灰色的碑林，烟灰色的博物馆，烟灰色的城墙……诉说着千年变迁的故事。

回望故园

严天池

了还是干塌了，故园的消息总会拨动心弦，不管得到的是满足与愉悦，还是不快与失落。故园是记忆，故园是永恒，故园是轻易挪不动的根，是浪迹者的精神寄托所，是放牧和疗救心灵的所在。

子里生发出来的一声“老哥”，足以让南北西东的故乡人掬一把那“一、爱、担”的泪珠子。那泪珠子，是故园人文的精髓，是乡土中动人的风情。



春和景明 吴拯摄

春天，你好

李永刚

(一) 春天来的好快 明显超过我的想象 一滴雨落下的那一刻 春天就已经来了 一片云飘过的那一刻 春风就已经到了 一只鸟在光秃的枝头 欢快鸣叫的那一刻 春天已经向我们 颌首微笑 (二) 我试图表现春天的模样 却总感到词语老套 我的想象好笨好笨 没有迎春花迅捷的姿态 也没有柳芽那么精巧玲珑 在不动声色中 把春天的窗户轻轻叩开 我的诗句好笨好笨 比不上深谙时令的芦苇 静静地在一湖春水中 荡起绿色的情怀 更没有鸟儿的机灵 用天使般清脆的鸣叫 歌唱这季节的精彩 描写春天的美好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抛弃那些伪装的诗句 还原春天的一片本真 回归地没有雕饰的姿态 (三) 也许只有很小的时候

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 她和我们手拉手 从冰天雪地里走出 从冷嗖嗖的节气中走出 一起与温暖和煦相拥 一起和天真烂漫拥抱 我们听春天叙述花儿绽放的秘密 我们听春天讲述种子发芽的奥妙 (四) 我们和春天一起 唱歌 朗读 写字 喂猪 放羊 割草 扫地 洒水 栽下树苗 梦想 嬉笑 丢着沙包 望着天空一片一片的云朵 我们小小的心 欢快地飞翔 我们是刚刚发芽的 一棵小小的小草 我们是刚刚长出羽毛的 一只小小的小鸟 长出碧绿的叶子 是我们好大好的梦想 飞向蓝蓝的天空 是我们好大好的目标 我们就是春天的孩子 我们把春天画在纸上 我们把春天摆在手心 我们把春天装在书包 春天是我们贴心的伙伴 春天是我们崭新的衣袄 (五) 春天里最亲切的

不是高楼大厦 不是繁花似锦的光耀 那是多么庸俗的堆积 和虚伪的构造 春天不是矫揉造作 不是竞相迸发的喧闹 也不是刻意的展示与招摇 春天是万物自然而然的苏醒 是山川大地随心所欲的素描 是江河湖海自由自在的歌唱 是草木虫鱼无拘无束的舞蹈 是人间缤纷灿烂的歌谣 是荣与枯的轮回 是生与死的相交 (六) 春天是我古老的村庄 一夜之间 变得青春年少 鸡在悠闲踱步 猪在安稳逍遥 牛在激昂昂首 马在忠实辛劳 驴总是那样倔强固执 羊总是那样温顺如羔 他们演绎着春天的 千姿百态 演绎着少年的古老 和古老的年少 (七) 春天是我广阔的田野 扑面而来的风 荡起我的长发

曲，吼上几声秦腔，将西安人的热情和豪爽展现得淋漓尽致。漫步西安城里，仿佛走进一座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博物馆，感受着它宠辱不惊的从容气质，无论是辉煌的历史，还是沧桑的往事，都不动声色地掩映在大街小巷，呈现出十三朝古都的温润质感，如浏览史册，需仔细品读，才能琢磨透彻隐藏深厚的人文底蕴。你也会发现，这座城市生动且有现代生活的温度，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但回故园，和发小们站在路边，远眺静静的乡野，心中便每每升起一种莫名的惆怅。千年的沧桑、千年的劳苦、千年不衰的生命与创造，让这块土地像我们苍老的父亲一样，永远活在历史之中，活在世世代代生命的传承和记忆里。

如今，全民创业，众志成城，人和增志，天时昌隆。邑人语云：“置身人杰地灵乡，风流人物岂胜数？”常常与乡友一起揣摩理想的家园：蓝天白云，碧空如洗，一湾清溪，一片绿野，农田青青复青青，果蔬累累复累累，野花自由开放，鹰击万里长空，栖息疲惫，晾晒烦恼，胜意非常，惬意非常。故园很美！乡友说：“美，那就归来！”

我的家乡在秦岭脚下，那里有一条小河，叫汤坪河。它既是一条河的名字，也是一个镇的名字。它是我儿时最好的朋友，是我的亲人。在我心中，它是那么清澈，那么可爱，那么生机勃勃。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穷椒溪、富蒲河，爱打官司汶水河，顶子出在汤坪河”，小小年纪我就常常因为自己是汤坪人而骄傲。好多年过后，汤坪河没有出几个状元，但汤坪河依然美丽着。它像一条玉带，自北向南，缓缓从我家门前的流去。一泓清亮亮的溪水，载着我儿时的快乐，尽情地流淌。

农谚说“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儿时的我最盼望的就是这一天。而汤坪河的河开，来得柔，来得缓。进入“七九”，河面冰依旧厚着满着，到了“八九”才只是河心的浅浅一隙，以后才渐渐向两岸化去。这时候，水中央石头上嫩嫩的青苔也渐渐蓬松、变绿了，岸边行走的人多了起来，偶尔还有洗衣的大妈大婶谈笑的声音，在河湾里飘扬回荡。

立春刚过，我和小伙伴们便等不及下到河里，在沙滩上玩起了堆沙雕、掏沙洞、挖沙坑、埋地雷的游戏。岸边高大的柳树像一位豁达的长者，宽容了我们成长的幼稚。此时，河两岸的景色一天一个模样，先是西岸河边向阳的杨柳树、麻柳树吐出了絮，接着东岸山坡上的野桃花、野杏花盛开了。几场春雨过后，山峦也由浅灰变成了嫩绿。再看西岸的柳树倒映在水里，使河水更加绿了，只是河的中央映衬着天空里的蓝色。

刚能脱下棉裤棉鞋的时候，伙伴中就有勇敢者试探着下到水里，玩起了摸鱼、捉螃蟹。从那以后，我们每次放学后，不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家里赶，而是约上三四个同学下河里玩，有人下水摸鱼，有人在岸边用柳枝皮做口哨，变着法子打发着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摸的鱼便用柳枝条串着，眼尖手快的一个中午能摸好几串尺把长的。尽管如此，我们也少挨家长训斥，因为梅雨季节小河涨水是常事，家长担心我们的安全，我们则当耳边风，依旧我行我素，缘于无法抗拒小河对我们的吸引。

我家门前有一段花水，就是潭与河潭之间的一个瓶颈。每到初春，稍大的孩子便带着我们去那瓶颈处的鱼坊，所谓的坊，就是在卡口处斜着安个竹篱笆，鱼通过瓶颈时掉进凹形的鱼坊篱笆里，大鱼留在了坊里，小鱼就从篱笆的缝漏下去。每天早上能捡上六七斤鱼，大的有一尺多长。

山坡上的麦子变黄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因为可以下河洗澡了。小河有许多洗澡的去处，但最喜欢去的还是门前的亮花石水潭。亮花石水潭处的河心有一块天然的大理石，像小山一样矗立在水中，石的下边就是一个很大的潭，潭边有一个大沙滩。每到中午时分，我和小伙伴们就相约来到亮花石水潭，从高高的亮花石上纵身跳下，或比赛畅游，或潜水寻宝，那童年的欢笑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这些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了，所写下的是我儿时的小河，是我记忆中的美丽的小河。在一场洪灾中，家乡的小河彻底改变了模样，河两岸的柳树被洪水连根拔起，大片良田变成沙洲……如今，“两山理论”在家乡成功实践。山变绿了，水变清了，生态变好了，汤坪河又渐渐回到我儿时的模样了……

春痕

白惠

清晨，窗外的天色比往常更加明亮。我轻轻推开窗，凉风迎面扑来，玻璃上的白霜已悄然化为水珠，楼下那棵玉兰树，在冬日里光秃了许久，此刻枝头竟鼓起了灰蒙蒙的小花苞，犹如毛笔头点缀其间。指尖轻触窗台，湿润之感袭来，仿佛春天在暗处轻吐了一口气。

这座城市的春天总是悄无声息地到来。它不像乡间的田野，有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宣告春天的讯息；也不似江南水乡，有绵绵细雨滋润万物。这里的春天，更喜欢藏在细微之处：街边早点铺的蒸笼里冒出的白气愈发浓郁，商场橱窗里的模特换上了嫩黄浅绿的春装，公园里晨练的人们也纷纷脱下了厚重的棉衣。春天的气息，悄然渗透在每一个角落。

随着日头渐高，阳光斜斜地洒在办公桌上，电脑屏幕的光显得柔和了许多。同事端着保温杯走过来，杯口浮着两朵舒展的黄菊。“惊蛰前最易肝火旺。”她笑着说道。这时，我才注意到办公室里多了许多养生的小物件：桌上散落着几粒枸杞，键盘旁放着几颗红枣，窗台上还添置了一盆绿萝，叶子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春天的气息，似乎也悄悄渗入到了我们的生活。

下班，我经过一家新开的鲜花店。店主正在门口摆放鲜花，郁金香、水仙、风信子在暮色中格外鲜艳。随着“咔嚓”一声响，花枝被修剪得恰到好处，一股植物汁液的新鲜味道弥漫在空气中，令人心旷神怡。春天的脚步，仿佛在这一刻变得更加清晰。微风轻拂窗台，我又望了眼窗外的玉兰树。月光下，那些花苞似乎又饱满了几分，在微风中轻轻颤动，隐约间，我仿佛听见了春天的低语。这座城市的春天或许不够热烈，不够惊艳，但它依然如约而至。就像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清晨的第一缕微风，街角的食物香气交织，枝头的嫩绿芽尖探出……

窗外的风又起了，带着些许湿润的气息。我知道，这是春天的呼吸，是时光的絮语。

